

## (一) 未來文學之星－督固·撒耘

### 【訪談者基本資料】

姓名：何政哲

職稱：博士候選人

訪談者簡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博士候選人

### 【受訪者基本資料】

訪問類別：文學家 藝術家 傳藝師 耆老 歲時祭儀

姓名：督固·撒耘

族名：(中文譯名) 督固·撒耘

族別：撒奇萊雅

性別：男

年齡：46

居住部落：花蓮縣壽豐鄉水璉部落

### 受訪者簡介：

督固·撒耘現任花蓮縣政府原民處建設課課長，為著名教育家李來旺校長長子。由於受到父親的影響，便致力於撒奇萊雅族文化的推動，是該族正命的核心人物之一。除了族群的復振運動外，督固·撒耘為保留族語文化，還編《撰姐媧的微笑》族語學習讀本，希望為族語的傳承盡一份心力，未來還想創作關於曾祖母的故事（其祖母經歷過1878年加禮宛事件，一生顛沛流離，有豐富的生命史歷程），利用文學創作來傳承撒奇萊雅的歷史與文化。

### 作品列表：

督固·撒耘撰，徐成丸·陳玉蘭譯，《姐媧的微笑》（花蓮：帝瓦斯撒耘文化藝術基金會，2010）。

### 【訪談基本資料】

訪談地點：花蓮縣花蓮市自宅

訪談者：何政哲

受訪者：督固·撒耘

紀錄者：何政哲

### 【訪談說明】

訪談價值：

1. 推動撒奇萊雅族文化傳承的核心人物
2. 為傳承族語，著有《姐媧的微笑》族語學習讀本
3. 創作以撒奇萊雅族為核心

訪談過程描述：

一開始介紹其生平，再談到《姐媧的微笑》的創作歷程，主要是想把撒奇萊雅一些比較特殊的神話故事紀錄下來，然後再給族人去看，甚至做為小朋友的教材來使用。督固·撒耘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事，祖先把他最重要的東西透過神話故事把他留傳下來，所以他有必要繼續的把這個東西留傳下去，所以神話故事將來也會是撒奇萊雅做為這個基礎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教材。

### 【訪談內容】

訪談者：好，OK。那我們現在就來進行訪問，可以先請你先自我介紹一下嗎？

受訪者：我叫督固·撒耘。督固是我的名字，撒耘是家族的名字，那麼督固在我們這邊族裡講的是「海螺」，我都自稱我是蝸牛的兄弟，住在海裡。那麼其實督固這個單字，最原始的意義它講的是靜止不動，所以很多跟靜止不動的東西都叫做督固，例如像海螺牠爬得很慢嘛！就都沒有動，就叫督固；譬如像房子，老房子中間的那一根樑柱的那根樑，它也不能動，所以它也叫督固；那像那個船，中間最粗的那根桅桿，也叫做督固，所以它最初的意義是講「靜止不動」的意思。那麼因為我出生在水璉，水璉很多這個海產嘛！所以用督固比較多，所以他們講督固指的就是海螺，這個名字很少啦！據我所知目前可能全世界剩下兩個。那撒耘是家族的名字，這個撒耘的意義是什麼我已經不太清楚了，據父親講大概是嚮導的意思，這個名字也很好玩。撒耘這個名字泰雅族包括太魯閣族用的很多，撒奇萊雅的名字跟泰雅族都是泛泰雅族名字，很多是一樣的，那到底這是屬於泰雅族的名字，還是撒奇萊雅名字我不知道。比如像這個撒耘，這個泰雅族名字非常多，那像這個(族語 2:23) (族語 2:25)的名字，這個太魯閣也用很多，那我以前有一個課長，他叫做(族語 2:34) (族語 2:36)這個撒奇萊雅的名字也很多，這個泰雅族應該也是很普通的名字，還有這個像(族語 2:46) (族語 2:47)，我們有一個記者就叫(族語 2:49) (族語 2:50)。撒奇萊雅這本神話故事裡面(族語 2:58) (族語 2:59)，這個(族語 3:00) (族語 3:01)就是跟泰雅族講的(族語 3:03) (族語 3:04)是一樣，因為撒奇萊雅這個舌頭比較短，所以他的 L 不是 R 的音發不太出來，就是他發音的比較鼓，就是說他發音不是發 L 就是 D 要不然就是 Z，所以為什麼那個，國福他們自稱撒奇萊雅，我們當然現在族名叫撒奇萊雅。可是他們自稱的時候叫撒奇嘎雅，那個 D 的音，我們 D 的音很多，B 的音也很多，就是濁音的部分，Z 的音，D 啊，濁音用得非常地頻繁，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所以語言學者就認為撒奇萊雅的這個語言，要比阿美族語言還要古老。比較古老的語言濁音會比較多，比較現代的語言音都比較輕。所以回到剛剛講說，太魯閣族泛泰雅語系，很多名字跟撒奇萊雅是通用的，這是很特殊的一個現象啦！到底是他們的名字還是這邊，我們也不清楚，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去看，像阿美族就不太可能去

用太魯閣族的名字，因為他們是敵對。再來是阿美族比較鄙視山地原住民像泰雅族，他們比較有優越感。那撒奇萊雅假設這個名字是屬於泰雅族的話，假設我的態度跟阿美族是一樣的，鄙視這個民族或是敵視這個民族，基本上不太可能這麼大量使用他們的名字；如果說這個名字是屬於撒奇萊雅的，就是泛泰雅族學習撒奇萊雅用撒奇萊雅的名字，那就是另外一種扭曲的現象。那是不是這兩個族之間在以前是有什麼關係？用人家的名字的時候，通常都是相當親密的，尤其原住民。那像很多原住民他善用昔名字，其實歐美很多國家也這樣。叫 DAIVD、叫 JOAN 的啦、MARRY 的，都是一直反覆用這名字，就昔名對很多民族來講都是很平常的，跟漢人好像不太一樣，所以重複的名字，那你會用到。你會去昔名的時候，很多是你崇拜這個人，就是你的父母崇拜這個人或者尊敬這個長者，或者剛好來你家做客等等之類的，你會用他的名字。剛好小孩出生，用那個長輩的名字，或者說你親祖父祖母的名字，或者說家中有一些敬重的長者最近過世了，或者說為了紀念他。那我講的意思是說，撒奇萊雅跟泛泰雅這個族群之間，通用的名字這麼多，到底什麼關係？這個我們也不知道，不過它蠻有趣的。這是跟我名字有關啦！順便講一講。

訪談者：有人去做過這個的討論嗎？

受訪者：我們只是覺得很好玩啦！但是沒有能力去研究、或者調查這個問題。我們只知道這些名字在撒奇萊雅很普遍，那麼我們也知道泰雅族用得很普遍，因為常常都有人問。那至於什麼原因、原來是誰的名字我們就不知道了。

訪談者：我知道南澳那邊有一個撒耘之州。

受訪者：對，那個是完全一樣的，就是同一個名字啦！

訪談者：相當有趣。

受訪者：很有趣，因為很少去比對民族的這個名字，所以可能在某個時期可能不是敵對的，或者是那個時代的文化，他也許是會模仿怎麼樣不知道，這個是不太清楚。我現在在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服務，目前擔任的是部落建設科的科長，我是在花蓮縣壽豐鄉水璉村，可是我是在弭站出生的。那大概十歲的時候就離開家鄉了，到都市求學，一直到大學畢業念完研究所，在台北工作了將近十幾年，在九十四年的時候回到花蓮，一直到現在。

訪談者：好，那我們來談談你寫的這本書，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大概內容好嗎？

受訪者：其實這本書主要是想把這個撒奇萊雅一些比較特殊的神話故事把它寫下來，然後再給族人去看，甚至當做小朋友的教材來使用。那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的，因為當時在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我其實編寫過一本書叫做《阿美族神話故事》。那是東海岸婦女局管理處出版的，這本《阿美

族神話故事》影響非常深遠，至少知道是這樣。我有問過很多人，阿美族以前，雖然他是一個優秀的民族，有很多故事，但一直只是流傳並沒有寫成文字，有些寫成文字的多半都是在文獻裡面，用很簡單的句子把它寫下來，那麼文獻的流通性比較低，大部分人也不會去看，只有學者學生才會去看。那本《阿美族神話故事》可能是第一本阿美族的神話故事，用比較淺顯而且比較精彩文字寫成的神話故事書，所以它留傳的也是比較廣。後來被引用的也非常多，包括電視台、包括這個學校的教材、包括很多這個文學戲劇的創作，都從那本書引用出去，甚至抄襲的也很多，抄襲再出版。我看到很多這樣的，其實都是從那裏出來的，所以那本書影響很深。我覺得就因為那樣的經驗，我也認為撒奇萊雅應該也要把自己神話故事，用社會可以接受的語言而不是那種學術的話語，來把它寫出來，再讓族人去看。所以最重要的原因是這個樣子，只要寫下來大概就比較不容易丟掉了。那這邊蒐集的這些神話故事，其實有一部分是跟那個阿美族神話故事是重複的，因為那時候編寫者是我，那它裡面蒐集的部分是屬於撒奇萊雅的神話故事，也蒐集在這本書裡面。這幾個神話故事對撒奇萊雅來講它很重要，它表達了很多撒奇萊雅在文化上、做一個人的基本的態度上的一些核心價值。那麼神話故事其實對原住民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它絕對是真實的而不是虛偽的。雖然很多故事情節可能不是完全真實的，可是它要表達的是對這個族群來講最真實的、最應該保留下來的東西。現在的很多像電影或者是漢人的小說，他們其實也是真的。比如像那個電影嘛！我們隨便看一個電影，比如說《阿凡達》好了，你看《阿凡達》是假的，是虛構的，可是它裡面要講的，那種人性之間還有這個族群之間，或者是大自然和動物那都是真的，其實那個《阿凡達》它要表現的是這種，而不是《阿凡達》那個形象，是那個民族它的中心的東西。所以我們的原住民的神話故事，我們都認為它是真的，祖先把他最重要的東西透過神話故事把它留傳下來，我們還是有必要繼續的把這個東西留傳下去。所以神話故事將來也會是撒奇萊雅做為這個基礎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教材，那麼將來它也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訪談者：那在這本的神話故事裡面，你說很多是跟阿美有重複的，那.....

受訪者：不是阿美重複。是當時我已經出版《阿美族神話故事》，裡面有幾個神話故事那時候已經收在那本書了。因為那個時候撒奇萊雅並沒有離開阿美族，那是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

訪談者：那裡面有關獨立的，撒奇萊雅的神話嗎？就是不同於阿美的？

受訪者：神話故事不會這樣去分別說你是阿美族，他就是撒奇萊雅，他不會這樣子，不會講是跟阿美族，因為在神話故事大概都是上百年、上千年。那個時候可能也許沒有，也不會跟阿美族那麼頻繁的接觸，

訪談者：所以裡面就你剛才講的是，重點應該是有寓意，就是不管真不真實。

受訪者：它不是只是寓意而已，很多故事當然有些寓意就是說，譬如像安徒生童話，或者是伊索寓言，它當然有一些寓意，可是寓意只是某些觀念而已。那麼這些經過千百年留下來這個神話故事，它表達最重要的，就是說像漢族人他整個文化的核心或一個做人最中心的就是孝，孝順。幾乎所有這個漢族會發展出來一些做人的道理都是從孝出來的，甚至很多規矩。所以孝道對漢族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一定會講到孝。那撒奇萊雅的核心價值絕對不是孝，它有別的。當然有很多事很重要，但是最前面最重要那件事情，在這幾篇神話故事裡面表達是非常清楚的，也是撒奇萊雅很重要的一些神話故事。

訪談者：可以舉個例子嗎？

受訪者：可以啊！就像這個，我們為什麼會取這個《達娃的微笑》當做書名，就是因為這一篇故事是很重要的。那麼第一個它是這個很重要的神話故事，第二個是這一個部落目前還存在，這一群人的後裔，當然我不是講全部的撒奇萊雅，而是這個部落現在還在，他還活生生的存在。所以我們引用它這個故事的名稱當作這本書的名稱，是這樣。那麼這個三角石目前都看得到，你在奇萊平原任何一個角度。很重要就是說，在奇萊平原上，在撒奇萊雅這個以前的祖居地的任何一個角落，你只要抬頭一看就看得得到這個東西。這很像是祖先隨時都在盯著你看，這個我們叫「神的印記」。所以說它在警惕族人：你不管去哪裡玩也好、去哪裡做壞事也好、去哪裡工作，你都看得到它，它也看得到你，你都不能忘記你做人的基本道理，你不能忘記你是撒奇萊雅族的。那這一篇故事裡面講了很多的重點，那最重要的部分我們都把它刻在水璉(族語 18:08) (族語 18:11)。在水璉那有八顆大石頭，分別刻了八個詞，從前面叫做風吹、雨淋、土生、火燒，接下來是敬神、勤奮、自愛、愛人，這是有順序的。而且這八件事情是撒奇萊雅最重要的，前面四件風吹、雨淋、土生、火燒，是神要做的四件事情，如果換成漢語，神之道，神要把這四件事情做好；後面敬神、勤奮、自愛、愛人是撒奇萊雅族做一個最基本的，就是做這四件事情，所以人之道跟神之道他是相互呼應的。大自然跟人要和諧相處，大家各盡本分，那這個世界會變得很美好。如果神沒有做好祂的事情，或者人沒有做好他的事情，這個世界一定不完美不協調。所以我們把它刻在大石頭上面，也讓以後的撒奇萊雅子孫能夠知道做人的根本，那麼如果外族的人也可以藉由這個來了解撒奇萊雅，他重視的是什麼。

訪談者：所以這個第一個故事就是講那八個誠石嗎？還是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受訪者：他這個故事最後的結論就是講，後面那四個敬神、勤奮、自愛、愛人。

訪談者：這是人的，做人的道理，那大概講一下它的故事的內容好了。

受訪者：它這個故事，很像聖經的洪水。其實洪水在很多民族，應該說每個民族都會有，所以它是確實的事情。那什麼時候發生當然我不知道啦！但是

一定是有發生很嚴重的洪水，那撒奇萊雅洪水傳說比較嚴重的有兩次，就是在神話故事裡面不是在現實，那一次是跟起源有關。撒奇萊雅有兩個起源傳說，一個跟阿美族很像，就是海。因為洪水就被沖到這個島上，然後後來繁衍成族，那麼跟阿美族不同的是，登陸的地點不同，時間不同、角色也不同，但是登陸的情節蠻類似。後來發展的狀況是不同，它還是有情節的故事嘛！那這是另外一次的洪水傳說，那個已經在這個起源傳說之後了，那麼它發生的地點，就在奇萊平原上。那講的就是(族語 21:40)] (族語 21:41)這個部落啦！因為發生洪水的時候，這個大家就往山上走往山上躲，但是水還是越來越高，一直爬到半山腰，就是三角石印記的下方，有個平台，那個平台有名字的，目前撒奇萊雅就叫他(族語 22:11) (族語 22:12)，泰雅族叫(族語 22:14) (族語 22:15)。剛解釋過 L 跟 D 的不一樣，在前面平台的這一個地方，那麼躲到這個時候水其實一直在漲，後來很多人也沒有辦法再往上了，爬不是很好爬。那頭目就請祭司趕快去問神啊！去占卜。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後來有結果是說，天神就說你們撒奇萊雅族人生活的太優裕優渥，都變得很自大，然後也不尊敬神明，所以我要處罰你們。那麼族人後來就去再問說，我們怎麼樣才可以避過這次危難？怎麼樣才可以原諒？神就說，你要誠心的祭拜我，然後要送上供品，然後我還要一個男生一個女生當我的祭品，獻祭給我。大家就開始準備，那也找了自願的一男一女要獻祭給這個神，那放到一艘小船上，結果那個船推出去又回來，那個神不要這一對男女，那這樣試了很多次都沒有用，都一直被推回來，那水還是繼續再漲。最後頭目的女兒就說：那我來試試，也許他會接受。當然頭目一定捨不得她，這個女兒的名字就叫達媯，這個故事裡面她是一位美麗的女子，跟所有的神話故事是一樣的，所以大家都捨不得她。但是她自願去，於是大家都阻止她，後來是在大家不注意的時候跳到那個船上，然後有一個很俊俏的小男生也跟著跳下去，就是他的男朋友這樣。結果那個船就不回來了，然後大家就在那裏哭成一團，然後他們越來越遠，然後雨就停了，太陽就出來了，水就退了，就是這樣。當水退了之後這個山上就出現了這樣的印記，在那個山頂上就出現這三角型的印記，所以當地的族人就稱他為「神的印記」，同時就告訴後人「人要敬神」，敬神擺在第一個。要勤奮，因為他們就是開始變得很自大很懶惰，要自愛要愛人，都是跟這個故事是有關的。其實敬神、勤奮、自愛、愛人也是有它的順序跟邏輯，在撒奇萊雅或者原住民族來講，在講敬神的時候，其實不是這麼膚淺的就是在講神，神只是一個代稱，它其實講的是說一個人要謙卑。因為像撒奇萊雅在訓練年齡階級的時候，第一個要求，年齡階級的青年就是要他們無盡的謙卑、要完全的服從。那麼敬神反過來講就是對大自然謙卑，你就會去保護去愛護跟大自然共存，你絕對不會去破壞它，絕對不會去騷擾大自然，因為你保持一個謙卑、崇敬卑微的心情。

所以原住民對生態、對大自然、對環保是非常重視的，很多族群都是這個樣子，因為他對大自然是懷著敬畏的心情，絕對沒有人定勝天。所以撒奇萊雅「敬神」排在第一個，對年齡階級訓練謙虛排在第一個，這個都是撒奇萊雅文化裡面很重要的一些的核心價值。

訪談者：看來這本書蘊含你對撒奇萊雅文化的，不管是期許或傳承花了很大的心力在這上面。那未來你如果再寫一本書的話，你會有甚麼樣的自己的想法嗎？或者還是用相同的那種關注力來呈現撒奇萊雅文化？

受訪者：當然是一定要的！即便是創作，你也不能脫離母體，不能天馬行空這樣亂寫，當然我不是說亂寫就是不對，不是。對我們這種人來講，因為我們基本上也不能算是作家啦！講得比較崇高一點就是文化的傳承者也好，或者是說保存者也好，我們不能只是當一個作家而已，還有其他的很像類似像修道人一樣，你還是有你的界線在。我們當然如果假設能夠有機會還是再寫，我大概不會離開這個。

訪談者：那你有方向嗎？

受訪者：我是其實很想寫一篇故事啦！可是自己沒有那個能力寫，我很想寫我父親的祖母的故事，就是講(族語 29:15) (族語 29:16)的故事。我父親所有的知識，所有的民族意識都是源自於這個老人家，這老人家是很有智慧的，當然她的生平怎麼樣我也不是很清楚，也許可能以她的整個時間的序列來把撒奇萊雅的一些歷程寫進去。因為當時(族語 29:49) (族語 29:50)事件，他離開這個奇萊平原的時候，只有十三歲，所以他是當事者，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時候。其實我想有很多故事啦！包括父子之間、父女之間，或者母子之間、兄弟之間、朋友之間，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這些事情、這些人員小的故事，也許沒有辦法跟大時代，這種大故事來相比。可是他們之間的那種感情的部分，就是整個部落裡面很多人在那個巨變的時代那個過程，甚至遷徙的過程、最後避居哪裡建立自己的部落，然後生養自己的下一代，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很卑微的生存著，那種情節屬於內心的部分，其實很多是可以描寫的。那我們的故事就是(族語 31:13) (族語 31:14)這個大的故事，在現在的這個社會，或者是整個歷史的過程中，也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們不必在那裏著墨太多。也許可以在這個人與人之間，在這個很多小人物之間，去描寫撒奇萊雅的一些故事，我其實很想寫這個。那之前有在跟我太太、跟幾個朋友開玩笑，那個書名我想好了，但不一定是我要寫。有人可以寫，那我們可以一起寫，或者說提供一些情節啊！一些我們知道的這個老人家生命的歷程，叫做《再見沙琪萊》，那沙不是這個莎，那個沙宣的沙，琪也是用蘭琪的琪，女性的名字。沙琪萊看起來像一個女生的名字，那其實這個名字的背後就是這個沙琪萊雅族的這一百多年的故事。因為這個老人家活了一百零五歲，他十三歲的時候，離開了這個奇萊平原，遷徙到水璉，一百零五歲的時候過世，所以他的一生其實跟撒奇萊雅整個分合過

程是一起的。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本書叫做《京華煙雲》，這個故事可能很像就是在講以前大陸清末民初戰亂的時候，一個望族、一個千金小姐本來她是一個大家族的，因為時代的變故她家道中落變成乞丐，然後跟著這個時代一起走，當然後來也生了一些小孩。可是這小孩又經過戰亂，死的死、散的散、離的離，從一個千金小姐變成一個為人的母親，然後生養這些小孩，然後又跟她的小孩經過這個北伐抗戰這個過程中又離散之類的，一直到她終生老死，就是等於一個民國清末到民國的歷史，她的生平是跟這個是連在一起，所以在講這個老人家故事的時候，同時也在講清末跟民國建國，一直到這個中華民國初期的故事，她的背景是一樣的。所以我很想寫這個故事，就是跟這個很雷同的，那這個架構大概可能是這樣，但是它是屬於撒奇萊雅的故事，很多的小故事，都可以寫在裡面。

訪談者：你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那個，而且你應該是捨我其誰吧！

受訪者：但是能力不好，那個文字沒有到那個程度……

訪談者：畢竟這個做為小說的題材，然後滲入所謂文化，那當然裡面有更深厚的感情存在的。其實主流本來就是，不要用所謂的政治當頭，本來就是庶民或者是其他各種多元的東西去參雜裡面，因為是內心又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意思。說實在(族語 35:16) (族語 35:17)事件，絕對是影響花蓮平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加上可能你又有曾祖母的直接經歷，你應該真的是……

受訪者：我先培養我自己的文字能力啦！或者是看有沒有人可以寫……

訪談者：你是真的是很適合，畢竟那種深感同受，跟旁人來那是完全不同的。那它可能可以做一個很好的題材，但是用心的程度我猜會有差別的。

受訪者：不過，這個故事並不是很好寫，因為它其實裡面要把撒奇萊雅的東西要寫進去。有時候你可能描述一場豐年祭的時候，譬如說她在二十歲的時候參加豐年祭，四十歲時候參加豐年祭，也許是不一樣的，她的年紀跟她那時候的角色，也許二十歲的時候是準備要成家了，四十歲的時候已經要有小孩了，那心靈上是不一樣，而且時代上也不一樣。二十歲的時候大概是日據時代初期，四十歲的時候也許開始又進入另外一場動亂，然後裡面還必須寫著一群撒奇萊雅，比如說在豐年祭，在年齡階級裡面的真實的這個文化的記錄，要把它放在這個故事裡面去，所以它也可以是一篇故事，也可以是一篇文獻。

訪談者：裡面還有一個蠻重要的就是，撒奇萊雅散居在不同族群之間，他的心路歷程，這應該也是可能比你剛剛講的這個撒奇萊雅在祭典的更加困難吧！

受訪者：對，沒有錯。

訪談者：不管如何，你應該可以試著做做看，不要把理想用得太大，你可以從短篇開始。



受訪者：對，當然。

訪談者：那應該身為一個對撒奇萊雅很有使命感的，應該是要做這件事才對。

受訪者：那個故事的開始跟結束其實是(族語 37:57)] (族語 37:58)族給我的靈感。

因為這個小朋友，他當時在離開部落要到水璉的時候，其實他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是去哪，因為他所有的親人都不見了，他離開部落是為了找他父母，那他一輩子都在找尋他的父母。直到他一百零五歲了，在房間他縫衣服的時候，他眼睛很好還可以穿針，縫一縫的時候睡著了就沒有再醒來。當時我們是覺得說，他那個時候應該找到了他的父母，活了一百年，可是最後還是找到了他的父母，只是時間真的過了很久，整整一個世紀，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很辛苦的老人家。

訪談者：好，那非常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